

基于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与《白鹿原》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朱海博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公共课部,陕西西安 710300)

[摘要] 马克·吐温和陈忠实分别是中美两国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白鹿原》分别表现了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巨变。《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哈克和吉姆的漂流,展现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社会风貌;《白鹿原》以白、鹿两大家族纠葛,展现从晚清到新中国关中平原的沧桑巨变。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通过分析小说语言变体的使用,分析其与社会地位和地域文化身份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使用语言变体异同之处,并分析文化背景导致差异的原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语言变体表现人物之间的地位差异,折射出种族深刻的社会矛盾。《白鹿原》通过方言词的运用,表现出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变迁,宗法社会的宗族文化日益衰败。不同的文化制度和地理环境使得两位作者运用变异语言有所差异。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H0-05;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4-0196-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4.067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步兴起。从研究范畴来看,社会语言学聚焦于社会现象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联,为剖析语言表象背后潜藏的社会文化动因,提供了科学且合理的研究视角。《白鹿原》反映陕西关中20世纪乡村的社会,内涵极为丰富,可以看出陕西关中民俗和风土人情。《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其中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语,反映美国19世纪的社会风貌。文学也被认为反映了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构成文学历史和传统的原始形态的东西。因此,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文学提供新的视角。同时通过文学作品,可以挖掘背后的社会的文化要素。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从两部作品中选取典型语料用于分析。

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一) 语言与社会阶层

马克·吐温刻画不同人物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不同人物的语言变体如下例(1):“You see, ef I kep’ on tryin’ to git away afoot, de dogs’ ud track me; ... it doan’ Make no track”(马克·吐温,2019:51)。例(1)中,吉姆是对哈克所说。在这一场景中,吉姆在密西西比河逃亡的过程中,碰巧碰见随着密西西比河漂流的哈克。吉姆作为沃森小姐家的黑奴,不愿意被卖掉,沿着密西西比河逃亡。吉姆此时内心非常谨慎,也非常卑微,不想被其他人在逃亡过程中抓住。马克·吐温在这里使用黑人方言词,体现了吉姆较低的社会地位。例(2):“You think you’re better’n your fater, now, don’t you, because he can’t? ...”(马克·吐温,2019:22)。例(2)因为哈克父亲和哈克处于同一社交网络中,具有重叠的社会活动。哈克父亲使用不标准的语言变体。“better’n”从这段对话中,哈克的父亲对哈克进行了嘲讽,侧面反映了哈

克父亲没有接受太多教育。例(3):“There was a free nigger there from Ohio—a mulatter, most as white as a white man”(马克·吐温,2019:30)。例(3)哈克父亲的话语中,使用“nigger”“mulatter”这些词,体现哈克父亲对黑人轻视,也体现哈克父亲认为自己作为白人身份优越。哈克父亲的话语反映了在传统白人认知中,当时的黑人社会地位低下。例(4):“Blamed if I would, Jim.”这句话是哈克向黑人吉姆保证不会告发他,这说明哈克将吉姆纳入到同一社交圈。哈克能够平等看待黑人吉姆,同时也鼓励吉姆逃离去获得自由。例(5):“I am the lineal descendant of that infant—I am the rightful Duke of Bridgewater, ...”(马克·吐温,2019:142)。例(5)这句话是公爵所说的话。公爵实际是哈克和吉姆路上所遇到的骗子。公爵展现自己的高贵身份,为了和哈克和黑人吉姆拉开社交距离,显示自己社会地位高。例(6):“You ain’t the only person that’s ben snaked down wrongfully out’n a high place”(马克·吐温,2019:143)。例(6)这句话是哈克所说的话。哈克使用“high place”,说明在哈克心中,公爵一词身份高贵,他默认公爵拥有高贵地位。

结合上述例子,马克·吐温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也反映不同人物的社会地位。吉姆黑人语言变体反映黑人较低的社会地位。哈克的儿童语言变体反映了哈克作为儿童能够平等看待黑人。哈克父亲的语言变体反映他作为白人自傲,看不起黑人。哈克路上遇到的骗子公爵为了彰显自己身份,表达的语言比较书面化。

(二) 语言与地域文化

马克·吐温于1882年返回到密西西比州的汉尼拔。马克·吐温于1860年,结束了他作为水手,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行。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马克·吐温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自然风光进行了生动描摹。密西西比河代表自

收稿日期:2026-3-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校级中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社会语言学《白鹿原》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对比研究”(项目编号:2023KY-72)。

作者简介:朱海博(1995—),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由和平等的秩序, 哈克和黑人吉姆在木筏上漂流, 能够进行朋友间的平等沟通。岸上是压迫的社会。比如: 第二十七章, 哈克路上遇到的骗子国王买卖黑奴。马克·吐温描写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人们运用迷信法术在民间。比如: 第二章, 黑人吉姆把五分钱硬币挂在脖子上, 认为是一种法宝。第五章, 黑人吉姆身上的毛球, 从牛身上取来的, 可以施展法术。

二、《白鹿原》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一) 陕西方言特色与地域文化

陈忠实《白鹿原》中使用陕西关中方言词来展现关中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使用方言词“熬活”“歇晌”“麦客”展现关中地区的农耕文化。如第二章出现“歇晌”, “歇晌”是方言, 是“睡午觉”的意思。“歇晌”可以生动地刻画关中地区农民农忙后, 在一天最炎热的时间午后进行休息的场景。如第八章出现“熬活”, “熬活”是“当长工”的意思。“熬活”陕西方言词反映黑娃此时的身份, 给地主干农活的佃农。这反映此时关中地区农村较为封闭, 仍然是小农经济模式。农民租种地主土地获得微薄的收入。“麦客”是陕西方言词, 是指丰收时节手工割麦子赚取辛苦钱的农民。白鹿原素被称为“蓝田粮仓”盛产小麦。清末民国初年, 小麦丰收时节, 农村劳动力不足, 需要麦客帮助收割麦子。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使用方言词“锅盔”“泡馍”“馍”展现关中地区的饮食文化。关中地区是小麦的主产区之一。在关中地区, 吃小麦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比如第6章, 白灵过满月, 乡亲拿到花馍去贺礼, 说明面食出现在礼俗相交的过程中。如第9章, 黑娃拿两个馍馍到牛圈里去吃, 说明面食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展现农民生活的质朴和辛苦。陈忠实通过面食的方言词可以展现白鹿原民众的生产生活模式。

(二) 语言与家族宗法文化

称谓是人们用来表示彼此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使用的名称。不同人物的称谓不同体现了在宗法社会不同的社会地位。《白鹿原》中对于田小娥的不同称谓体现在结婚和葬礼。对于田小娥的称谓能够体现出田小娥是封建社会受压迫者。结婚和葬礼都属于仪式。仪式是一种施为语言而施为话语也是行为超越了“表达意义之声音”的限制, 把身体的动作和说话粘着在一起, 以言代行, 以行附言。封建社会通过称谓将女性身体符号化, 污名化其自主性。封建社会, 婚姻缔结还必须经过一定的仪式, 否则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承认, 婚姻不能成立。黑娃和田小娥结婚, 没有进祠堂进行仪式, 说明不受到白鹿村宗族的认可。田小娥本来是郭举人家受压迫的小妾, 本想与黑娃结婚迎接新的生活, 但是不为白鹿村宗族所容纳, 遭受更多伤害。田小娥在黑娃走后, 不得已委身于多个男性, 不仅受到祠堂责罚, 还被鹿三谋害。在男权至上的宗法社会, 没有人同情田小娥的遭遇, 反而责骂他。丧礼作为诸礼中的大礼, 但是田小娥死后都是骂称, 说明田小娥在白鹿村不被接纳, 社会地位低下。

不同空间称谓不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可被解构为3种三元复合体。空间是宏观视角下的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和意识属性, 还是兼备这两种属性的人类社会空间。白嘉轩称呼儿子白孝文在不同空间的称谓有区别。在家中, 白嘉轩称呼白孝文为“马驹”。“马驹”这个名字是乳名, 一般来说是关中地区婴儿满月后, 起好养育的名字。马驹”这一名字能够反映此时, 白嘉轩与

儿子白孝文关系较为亲近, 也对他的表现满意。《孝经》记载: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宗族成员尊崇祖先, 因此在封建社会, 孝是宗族成员遵循的基本伦理道德。《白鹿原》中白嘉轩作为族长, 更是遵循孝道。白嘉轩给儿子起名字孝文, 更有这层寓意在其中。儿子上学的学名蕴含孝, 也对乡村宗族其他成员有教化作用。祠堂中颁布《乡约》, 有伦理教化作用, 规范宗族成员个体行为。白孝文作为宗族核心成员, 白嘉轩的长子, 《乡约》族规更是规范他道德伦理观念的主要来源。

三、跨文化对比与启示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白鹿原》的相同点是作者都使用方言来体现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差异, 使用方言可以体现不同人物的社会地位高低和教育背景的差异。《白鹿原》中, 陈忠实使用陕西方言词展现陕西关中地区民俗风情, 同时也能反映宗法社会下的不同人物之间的社会地位。《白鹿原》中, 其他人物对田小娥的称呼使用骂称, 反映田小娥作为女性深受宗法社会不公平压迫。白嘉轩对白孝文不同空间称呼不同, 这反映在宗法社会, 白嘉轩作为族长, 是宗族管理者, 其地位崇高。《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反映了美国南北内战前夕的密西西比河沿岸的社会风貌。马克·吐温使用黑人方言变体和具有儿童语言特色的语言变体刻画黑人吉姆和白人儿童哈克的人物形象, 并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马克·吐温在对话中, 使用不同语言刻画对黑人吉姆不同称呼和态度, 反映黑奴吉姆地位低下, 不得已选择逃亡, 追求自由。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白鹿原》的不同之处是陈忠实和马克·吐温使用方言和语言变体策略不同, 语言变异形式不同, 从而展现不同的地域文化。两个文学作品语言变异形式不同, 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两个作品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白鹿原》小说故事发源于中国陕西关中平原的白鹿原, 农业经济比较发达, 是典型的北方麦作农业区。因此陈忠实使用的陕西方言既蕴含农耕文化, 也反映关中地区人们以面食为主的饮食文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小说故事发源于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 因此马克·吐温使用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风俗穿插在小说情节里。第二, 两个作品所处文化背景不同。《白鹿原》小说背景发生于清末关中地区。清末关中地区, 深受宋代理学思想影响, 儒学兴盛, 因此陈忠实在人物对话中出现祠堂, 也反映当时宗法社会的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发生于美国内战前夕, 自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同时,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品背景出现的密西西比河, 它流经的密苏里州已限制奴隶制, 说明反对黑人奴隶制度思想也出现萌芽。第三, 两个作品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白鹿原》故事发生时代背景横跨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白鹿原》所处背景是清末封建社会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 因此语言反映了社会转型下的变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故事所依托的时代背景为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 美国当时黑人奴隶制度合法。黑人与白人长期隔离, 形成自己独特的黑人英语, 因此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 使用黑人英语, 体现美国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

参考文献:

[1] 柴湘露. 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4(11).

[2](美)马克·吐温.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3]崔希亮.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与对外汉语教学[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2).

[4]陈忠实. 白鹿原[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5]纳日碧力戈. 语言人类学阐释[J]. 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2003(4).

[6]陈文联. 试述宗法观念对我国封建婚姻制度的影响[J]. 江西社会科学,1999(3).

[7]沈骑,李向允. 空间生产视域下国际化大城市的语言服务——以上海涉外医疗机构的语言景观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4):50-59.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White Deer Plain* Based on the Sociolinguistic Theory

ZHU Hai-bo

(Gen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Xi'an Traffic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300, China)

Abstract: Mark Twain and Chen Zhongshi ar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local color f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spectively.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White Deer Plain* each depict periods of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American and Chinese societal contexts.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portrays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the pre-Civil War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journey of Huck and Jim, while *White Deer Plain* illustrates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the Guanzhong Plain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fates of the Bai and Lu families.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se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in the novels and their intrinsic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tatus and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t examin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rooted in cultural contexts. In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linguistic variation highlights status differences among characters, reflecting deep-seated racial and social conflicts. In *White Deer Plain*, the use of dialect words demonstr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structures in rural China and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cultur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systems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 have led the two authors to employ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distinct ways.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cross-cultural

(责任编辑:章樊)

(上接第189页)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urs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uman-centered Development

SHU Hao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ity University of Hefei, Hefei Anhui 2300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entering a new phase,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is undergoing major transformations, thereby demanding higher standards for talent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educational principle of “human-centere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loys a blended research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pathways for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y designing project-driven instructional environments, enhancing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troducing smar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a holistic four-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l can be effectively established. This model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mpirical data demonstrates that learners under this innovative framework have shown notable improvements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25.8%), problem-solving (26.6%), teamwork (22.5%)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26.2%).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ongoing reform of civil engineering education,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advancing the quality-driven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pedagogy.

Key words: human-centered;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aching reform;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engineering pedagogy

(责任编辑:陈思婷)